

李太白

孔另境

第一集



三田書局印行

孔另境編 劇本叢刊

李

太

白

五幕史劇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一集
李太白

實價國幣

外加運費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著者

孔另境

發行人

陸高誼

出版者
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世界書局

景

序幕——當塗陶醉軒酒店

第一幕——玄宗接見外國使臣的宮殿

第二幕——御花園沉香亭

第三幕——大道旁謝公亭

第四幕——肅宗在靈武的便殿

第五幕——當塗陶醉軒酒店

時

序 幕——天寶元年

第一幕——同前

第二幕——同前

第三幕——同前

第四幕——至德二年

第五幕——同前

序

幕

亦有梁宋遊，

方期拾瑤草。

、
、
杜

甫

登場人物：

李太白

吳筠

侍安

紀掌櫃

景——當塗陶醉軒酒店。店內陳設相當講究，牆壁掛有字畫，古樸幽靜。後面有長窗一排，開窗可見欄杆，下爲河流，在座中可聞河中欸乃之聲。

幕啓時，李太白正在酒店飲酒，傍有童僕侍安相伴。太白已經喝得有一些醉意了。

〔李白，字太白，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，死於肅宗寶應元年。他的生地爲四川彰明縣青蓮鄉，故又自號爲青蓮居士。他的九世祖爲涼武昭王嵩，父名客（此爲僞名，眞名不詳。）曾獲罪致遣。白少有逸才，志氣宏放，曾學擊劍，喜縱橫術，輕財好施，嘗結交燕趙豪俠之士，曾手刃數人。開幕時，太白年四十二歲，體態健碩，眉宇間常有慷慨豪俠之氣概。〕

李太白（一手執杯，一手指壺。）侍安，這是第幾壺了？

侍安 相公，這是第三壺了。

太白 照你說，已經喝下兩壺了，怎麼我還不會覺得有些酒意呢？

侍安 也許這酒不是什麼上品吧。

太白 你又要胡說了！這是陶醉軒堂櫃自己釀造的「老春酒」，是最上品的名酒。

侍安 那末……

太白 甚麼？

侍安 一定是相公今天酒興特別好的緣故了。

太白 這纔說得對。我今天彷彿特別想喝酒。

侍安 可是相公今天不要喝醉纔好。

太白 爲什麼？

侍安 相公不是說明天一清早預備上路麼？

太白 那是說明天呀！

侍安 可是相公要是喝多了，又得做詩，做了詩，又要少睡了，明天上路怕身子太累吧。

太白 胡說，你幾會看見我爲了做詩不睡覺的？

侍安 我好像記得有過一次。

太白 你說那一次？

侍安 有一回在岳陽的一個甚麼廟裏，相公喝多了酒，一面哭，一面做詩，差不多一直到天亮。

太白 你又在胡說亂道了。那次並不是做什麼詩，是寫一篇祭文。吳指南相公不就是那次在洞庭湖上暴死的麼？我是在寫祭文祭他。祭文自然不能和做詩那麼隨便，所以不能不仔細推敲推敲。

侍安 說起吳相公，我看相公待他真太好了。

太白 你爲什麼說我待他「太」好了？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不必待他那麼好的？

侍安 相公誤會小的意思了，小的是說相公對他好得有點過分。

太白 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

侍安 記得吳相公是死在夏天，相公不怕骯髒，伏在他身上哭，哭得那麼傷心，不但小的聽了受不住，就是連過路的人也聽着傷心落淚！到夜裏，相公還是守着屍首不走，幾乎被大蟲拖了去！（回憶狀）小的現在想起來還有些怕哩！那時相公却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，拿着劍，瞪着眼，等那大蟲，不曉得爲什麼那大蟲竟不敢走過來，要是撲了過來，我怕大家會被牠當點心吃了。

太白 你不知道，我所以不走，也是爲着吳相公的屍體，要是我們一跑，那屍體準會給那大蟲拖走。我何嘗不知道大蟲的可怕，但那時我因爲對吳相公的暴死太傷心，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要是那大蟲果然撲來，我是準會和牠拚一拚的。

侍安 相公這種行徑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呢！

太白 你是不知道的，人生天地間，能爲知己者死，是一件最值得的事情！（稍停）可惜自從指南一死，世上已沒有知己的人了！

侍安 相公這麼一年四季的東飄西盪，究竟在打些什麼主意？

太白 爲什麼一定要有主意呢？你不見我每天游山玩水，喝幾壺酒，寫幾首詩，這就是我的主意。

侍安 相公這麼有才情的人，爲什麼不去找一個官做做，也好顯顯相公的文才？

太白 你知道什麼？（吟）「萬里無主人，一身獨爲客，」（稍停又吟）「但願長醉不復醒，古來聖賢皆寂寞，惟有飲者留其名！」

（這時外邊走進一人，就是吳筠。）

〔吳筠，年四十許，亦文人亞流。任湖州司馬，此次奉詔督京，路過當塗。〕

吳筠 （找尋狀）誰在這兒吟詩？

太白 （站起，作揖）在下在這兒亂唱幾句，有污尊耳，得罪，得罪！

吳筠 （作揖）說那裏話，尊客這幾句詩乃是青蓮居士李太白所詠，寓着無限的感慨，在下聽見尊客吟這兩句，難道尊客也和那位詩翁有同樣的感想嗎？

太白 豈敢，豈敢！在下不過隨便唱二句自己的舊作罷了。

吳筠（大驚）這樣，尊客就是太白翁麼？（重新作揖）唐突，唐突，請您恕罪！

太白（對揖）還未曾請教台駕尊姓大名？

吳筠在下姓吳名筠，本貫湖州人氏。聞說太翁正在黃山，不知幾時到這裏的？

太白在下是月底從黃山下來，初二就到這裏，算來已經在這裏停留七天了。（轉向侍安）你這孩子爲什麼這樣糊塗，吳老爺站了很久了，何還不去喊堂倌拿上杯盞來，還得添一壺好酒，選幾樣好一點的菜來！

侍安是。（下）

吳筠太翁何必客氣，太翁在此獨酌，學生不敢打擾。

太白吳老爺何必太謙，學生一人在此，正覺寂寞，難得台駕光降，正應該同酌幾杯。

吳筠太翁既不嫌打擾清興，學生就告潛了。

（兩人對面坐下）

（掌櫃爲一老者，手捧三盆碟子，侍安手持酒一壺，同入。）

掌櫃李老爺今天却有了伴了，小店沒有好菜，這三色下酒，請兩位老爺將就將就。

太白掌櫃的，怎麼要勞你老人家自己送進來？

掌櫃他們剛都走開了，所以就由小的送進來。

太白 掌櫃的，你也就在這裏同喝一杯吧。

掌櫃 李老爺那裏的話，小的也配和你同喝不成！

太白 這也何妨。掌櫃的也未免太拘泥了。

吳筠 掌櫃的同喝一杯何妨。

掌櫃 不敢，不敢。小的還沒有請教老爺高姓。

吳筠 在下姓吳名筠，也是路過這裏，因為聽見李老爺在吟詩，所以在下的就昧然闖進來了。

掌櫃 想吳老爺也一定和李老爺一般是詩文中人了。

吳筠 豈敢。李老爺的詩文誰人不羨，所以在下也不過是仰慕討教罷了，豈敢和李老爺相提並論。請

教掌櫃貴姓？

掌櫃 小人姓紀。

太白 吳老爺，來同喝一杯。

（同飲酒，掌櫃下）

太白 吳老爺，這次要上那兒去？

吳筠 學生這次是奉詔進京。

太白 那麼吳老爺是現任職官了。

吳筠 學生原任湖州司馬，這次旨意下來，要學生去任京兆尹，學生以才力不勝，會上表辭謝，皇上不准，所以只好去走一趟了。

太白 恭喜，恭喜，晚生有眼不識，得罪，得罪！

吳筠 太翁何必如此取笑晚生，晚生不過是濫竽充數，那裏可與太翁這麼才高識宏的相比！要像太翁有意爲國家出力，定卜專車之選，晚生是萬萬不及的。

太白 吳大人何必取笑學生，想學生半世飄零，徒然招得一點虛名，行見與朽木同腐，那裏還有什麼奢望呢！

吳筠 太翁倘有出山之意，學生倒想冒昧貢獻太翁一個主意：目前京城正預備開考，旨意已下，太翁何妨跟學生同去京裏走一遭，到時候，太翁可以一展鴻才，定卜魁元獨占，那時太翁的滿腹經綸，不怕沒有用武之地了。

太白 吳大人的美意，學生自當拜感，不過學生對於功名之念，素來淡薄得很，何況當今這種進士試，誰能勝任主考，也不能無疑。

吳筠 這一點太翁倒儘可放心，今次的典試大臣是學生的一個知交，這人才識卓絕，也是詩文圈中，人想太翁也一定知道他的。

太白 是誰？

吳筠 賀知章，現任少監，太翁可知道？

太白 原來是賀大人，學生早已耳聞他的才名了。

吳筠 賀大人前次有信給學生，要叫學生尋覓太翁，賀大人對於太翁的詩文傾倒萬分，意欲叫學生約太翁進京去盤桓幾時，以消渴望。

太白 這事……容我考慮一下……來，我們多喝幾杯。

（同飲）

吳筠 這簡直不用多慮！太翁如不嫌唐突，學生意欲請太翁移榻舍寓，好讓學生早晚請教。

太白 這到不必。學生素性疏狂，同住一處，怕會得罪吳大人。

吳筠 太翁何必太謙。學生想慕太翁，已經好幾年了，終是沒有緣份和太翁一見，今天相遇，實爲天緣，太翁難道不屑跟學生結一個朋友麼？

太白 承吳大人看得起，學生十分感激，豈有不願之理。

吳筠 那麼一准搬到舍下去住。

太白 不過學生是一個貪杯之人，終日非酒不樂，一喝醉，怕有開罪之處。

吳筠 誰不知太翁是酒仙，學生雖也喜此，可惜量狹得很，正應在太翁處練習一番，那裏談得到開罪不開罪。

侍安（插入）吳老爺，您不知咱們老爺酒喝得愈多，詩也做得越多，所以有的要求老爺一首詩，總要在老爺喝得爛醉的時候，老爺……

太白 你別胡說八道了，讓吳老爺見笑。

侍安（不服氣似的）這並不是小的胡說，小的親眼目覩，還會錯麼？

吳筠 真是，真是，我也早已聽見說太翁的詩歌都成於酒醉之後。

太白 不怕吳大人見笑，學生的確有一點特別脾氣，別人酒吃醉了，頭腦就糊塗起來，學生喝得越多，頭腦却越清醒。

吳筠 這纔不愧是酒仙之號。

太白 豈敢！倘有仙氣，也不至於被現實所苦了。

吳筠 以太翁的才識，那裏會受現實的拘束，學生知道太翁只不過是「劍在篋中待善價」吧了，請太翁放心，識寶者是遲早會來的。

太白 學生浪跡江湖已近三十年，倒不是爲自己想做官發財，人之窮通有定，非可強求，只是覺得堂堂七尺之軀，似乎應該做一點事業出來，詩文算得什麼！當此邊疆騷擾不寧，盜賊竊起四方的時候，應該起來爲國家出一點力，雖不能效命疆場，也應得運籌帷幄，在後面出一點主意。

吳筠 此乃大丈夫之志也，學生不勝佩服！

太白 可惜學生命運不濟，遨遊四海數十年，還沒有得到過一個說一句話的機會。

吳筠 所以學生要勸太翁去參加這次的考試。

太白 參加考試，只是一點小事情吧了，我怕即使幸而被錄，怕仍沒有說話的機會。

吳筠 這那裏會呢！

太白 聽說朝中大權儘在楊國忠和高力士兩人手裏，一爲國戚，一爲宮監，他們二人的勢力可以蓋壓羣僚，非和他們結納，卽無法站得住腳，這樣，學生就永遠沒有說話的機會了。

吳筠 太翁所說，自然也是確實的情形。不過朝中也並非沒有正直的人。像賀知章賀大人，就並不和

他們結納的人，但是他們也奈何他不得，賀大人現在是太子的賓客，皇上對他十分信任。

太白 既然吳大人如此說，學生就跟你進京去走一遭吧。

吳筠 （哈哈大笑）那好極了，我們同喝一杯罷。

（同擎杯喝）

（幕下）